

一、第二名的滋味

李 潼

一位攝影家在東京奧運會拍攝了一套專輯，他這套特殊觀點的影片，竟成為那次奧運會最觸動人心的一捲紀錄片。他拍攝的不是一般運動員在比快、比高、比遠的競技所展現的力與美；他拍攝的也不是狂熱的觀眾和獲勝的運動員激動難禁的淚與汗，他將那些以纖毫的距離而落居第二名、以些微的失誤而未能贏得金牌的選手，他們飲恨的一剎那和站在受獎台的神情輯錄起來，這捲影片讓觀看的人無不心有戚戚焉，沉默中再加以另眼相看。

能夠在任何競賽獲獎的人，其實都已經贏得了榮譽，第二名，雖然不是最出色的，但是比起那些一樣花了時間和心血，卻未能站上受獎台的人，顯然值得安慰。問題是一般人太看重那頂尖的第一名，把眼光和讚許，大都投給他，尤其是運動會的頒獎典禮，金牌選手居中站在高處，獲得銀牌和銅牌的選手分站兩旁；所有的鏡頭、鎂光燈閃照著金牌選手觀看國旗升空的表情，讓第二名和第三名更像來陪襯似的。

這位攝影家揣摩了第二名的心情，以不明亮的光線捕捉他們抱憾的、被冷落的、木訥的神色。他們是最接近光彩焦點的人，可惜不是那焦點，比起又矮一截的第三名和遠離受獎台的淘汰者，他們最複雜的心情卻呈現出最平板的表情，彷彿最痛苦的人所呈現的茫然。

雖然運動場上的競爭是明顯易見的，快慢、高低、遠近都有最客觀的區分，獲得金牌固然可喜，但是第二名的滋味非要這樣苦澀不可嗎？認定第二名也是一項難得的榮譽，誠懇的向第一名的對手慶賀，為緊隨在後的銅牌選手打氣，這心情的轉換，想必能給自己煥發出另一種光彩。要是再能拋開名次的分別，看重自己的長久努力，感懷這一路來曾經賞識、鼓勵自己的人，以今日的成績做為未來的基礎，又是另一種激動人心的境界。

在東京奧運會表現獨到眼光的攝影家，除了溫暖了第二名的心，同時也提醒了所有會外的觀眾，頂尖的第一名固然值得努力追求，能獲得金牌是好的，但是運動場上的「好」，除此之外還有其他：運動精神，不分種族和國籍定期聚會的可貴，每個選手展現最佳體能與智慧的毅力，甚至可以將奧運會看是地球人的一次嘉年華會。每個奮力演出的代表選手，應該都同獲嘉獎。

二、尋寶

林芳萍

把換洗的衣物和必備的用品裝進旅行小背包裡，再從牛仔褲的口袋掏出一張公車票，緊緊地握在手裡。我對著鏡子戴上了棒球帽，跟鏡中的自己說：「走吧！出發尋寶去囉！」

小背包裡有一份尋寶圖。因為尋寶的路途又長又遠，所以這份尋寶圖是一張很長很長的紙條，像底片和圓筒衛生紙那樣捲起來，再用橡皮筋圈住。打開的時候，只露出三條岔路的地點，讓人有不同的選擇。

我站在路口的站牌下，選擇了一輛能載我前進到目的地的公車。遠遠的，車子從縱橫交錯的道路開過來了。

尋寶圖上畫的路線也經過了巧心的安排。有時歧路分岔，有時又相互交會，一左轉進入了黑暗的森林，一右彎又到了明媚的百花村。這種豐富多變的尋寶過程，是我最喜歡的遊戲之一。

車子沿路緩緩駛近，我招一招手，跳上車，在一個靠窗的位子坐下來。陽光從窗外伸進來，金色的大手摸摸我的頭，彷彿在說：「很好，很勇敢！」

我把背包移到胸前，兩手抱住，隨著車子行走如在紙上探索的手指，慢慢舒展了記憶的尋寶圖……

當車子由市區穿出擁擠的柏油大道，往郊外的山路走去時，四周的景物也開始釋放出寶物的光彩了——

山路的右側，有一條小徑通往山下的溪流。溪水瑩瑩剔透，像水晶般閃閃奪目，溪底的鵝卵石又圓又光滑，摸起來像璧玉般冰冰涼涼。

山路的左側，是綿延的鬱茂山林。生長著不同的樹和各類藤蔓，像一面翡翠屏風，只隨四季變換著深淺的綠。

再蜿蜒而上，出現岔路。車子一個轉彎，行入了山後。這時，視野豁然開廣，農家紅瓦矮籬在陽光中閃爍著金玉光輝。

三、挖筍子

嶺 月

竹筍吃起來脆脆的，味道很鮮美。中國人很愛吃筍子，但是多少中國孩子知道筍子是怎麼長出來的。

我的故鄉在盛產竹筍的鹿谷。每年清明節回家鄉掃墓，我就順便帶孩子到竹林裡挖筍子。在密密麻麻的竹林裡，我們亮著眼睛尋找，看到剛冒出土、還很嫩、但長得粗壯的，我們就驚喜萬分的歡呼著將它挖起來，這樣的筍子最好吃了。

孩子說，奇怪，過年時回來，都不見有筍子，怎麼一下子會長出這麼粗壯的胖筍子來呢？

我告訴他們，胖筍子當然不是一夜之間長成的，竹根在堅硬的地底下，利用漫長的寒冬默默成長，暗自孕育筍芽。等春天一到，甘霖降下來，它們才撬開土石，雄壯的冒出頭來。冒頭時根部已經生得很紮實，所以長起來強勁有力，不要一個月就挺挺拔拔，長成有枝有葉的長竹了。

孩子聽了很訝異的說，那我們不要挖筍子，挖掉多可惜呀！

我說不挖也不行，竹媽媽根部抱著很多小筍芽，有的生在不容易長的石頭縫裡，如果不把長出來的挖掉一些，竹媽媽就懶得叫石頭縫裡的孩子們努力掙扎，努力冒出頭來了。我說這和人一樣，不受點刺激和打擊，是會忘了努力的。

孩子笑一笑說，媽媽，假如您是筍子，希望被挖掉，還是希望被留下來呢？

我也笑一笑的說，中國人喜歡吃筍子，在我最鮮嫩好吃的時候被挖掉，我會覺得貢獻大而很高興。但是我如果沒有被挖筍人發現，我也不會氣餒。因為我有足夠的勁力往上伸，往上長，只要我能夠趕過身邊兒的長竹子，我就能得到雨露，也能照到陽光。然後我要跟著夥伴們在寒風和烈日下磨練，等我長成強韌的大竹子，還怕沒有人要我、用我嗎？

孩子點點頭，默然沉思起來。他一定在想，竹子好偉大，不該冒頭的時候不冒頭，不該氣餒的時候不氣餒。不管風吹雨打，更不怕冰霜或炎日，一年四季青翠挺拔而不彎腰，這正是中國人自強不息的堅忍精神呀！

四、下雨的時候

林芳萍

咚隆隆！咚隆隆！咚隆隆！一艘揚著黑帆的海盜船，大聲地敲著戰鼓，從天空的另一頭由遠而近地航行過來了。

弟弟拿著紙筒卷成的望遠鏡，來來回回地跑著，一面探測戰況，一面報告敵情。我躲在阿媽用圓板凳和長板凳拼起來晒棉被的「防空洞」裡，緊張又興奮地等待戰爭爆發。

果然，咻——地，一瞬間，防空洞被炸裂開！哎呀！糟糕，我隻身暴露在戰火天光中了。真沒想到最安全的地方竟然是最危險的地方！不！等等，我不是孤單一個人，還有阿媽呢！她還在胸前緊抱著一個大包袱，準備和我一起逃亡。不！等等，那也不是一個包袱，是一條棉被。正是我的「防空洞」哩！

阿媽小跑步地把「防空洞」運回大後方的屋裡，還回頭對我和弟弟發出了撤退的軍令：「要下西北雨嘍！快回來！」

不一會兒，天空已經聚集了成隊的船隻。大大小小面的黑旗，風動飄揚，隨時準備向大地宣戰。當大炮「轟！」一聲響起，無數透明的雨箭落下，射在低著頭的花兒上，花兒的頭更低下，射在發著抖的葉子上，葉子抖得更厲害了；小鳥兒撲撲拍著翅膀，疾飛在箭陣中，驚叫得更倉皇了。

我退守在窗前，看著初雨攻占的大地。

斜斜的雨箭變成了長長的雨線。一段一段交織成一匹從天空垂瀉而下的白絲緞。我想，如果能學「傑克與豌豆」裡的傑克，從地面攀著絲線爬到天上，不知道會不會看到巨人媽媽，正在織著這匹「雨的布」？透明的布上還繡著遠遠的山和濛濛的樹，還有阿媽家這幢紅色的小屋。

我在屋裡聽著雨聲。聽雨在屋簷上敲木琴，一片瓦叮叮，一片瓦噹噹，叮噹叮噹；聽雨在樹葉上搖曼陀鈴，一葉淅淅，一葉沙沙，淅淅沙沙；聽雨在山頂上打鼓，一聲咚咚，一聲隆隆，咚隆咚隆隆。在大雨的音樂裡，所有的聲音都變成了有節奏的配樂，配合著美妙的主旋律。

當雨越下越大，圓圓的雨珠子一串串掛在屋簷下，成了一面水晶簾幕。我搖身一變成水濂洞裡的美猴王，讓自己在內心世界的花果山中，騎著「想像」這根金箍棒騰空翻筋斗。雨哪裡能阻擋我呢！

五、爬山

馬景賢

星期天，我喜歡起個大早兒，踩著鋪滿溪畔竹林中軟綿綿的竹葉的小徑，爬上我家附近的小山上，在山頂上，等候太陽照出來的第一道陽光。

初升的太陽，照著山邊飄過的一團一團的雲，雲遮著陽光時，山坡上像灑了一團黑水，雲飄過去，陽光照在山坡上，山像剛洗刷過一樣乾淨。

太陽越升越高，籠罩在小山的雲和霧，漸漸地消失了，山蓋上了一大塊綠色的絨布，好美！但最美的時刻，要算是太陽剛升起來的時候，起伏的小山，在飄動的雲影下，忽明忽暗，像一條變形蟲在變、在蠕動。

每次爬山，我總覺得我是「第一個爬山人」，但是走到一半，就會碰到成群結隊的老年人，拄著拐杖，帶著手電筒，步伐輕快地已經從山上往回走了。甚至還有七十多歲的老先生，穿著短褲，打赤膊，流著滿身大汗，拿著大鐮刀，用力的在清除山上小徑旁的雜草。看到這麼大年紀的人，還那麼有精神，真讓人感動！

爬山的樂趣，我覺得不一定非要爬好高好高的山，而是要「停、聽、看」。不要匆匆爬上了山頂，喘一口氣又往回走，這樣會失去很多「停、聽、看」的爬山樂趣。

爬爬停停，回過頭看看自己爬過的彎彎曲曲的山路，像一條帶子，纏在腳底下，會讓你覺得心裡很舒坦。再往上看、往遠看，一山又一山，一個比一個高，這時候像有誰在推你，你會忘了腿痠腳痛，又鼓足力氣往上爬。

沿著山路往上爬，山谷溪中的流水，嘩啦嘩啦地響，有板有眼，很有節奏，像他在跟老朋友談天兒說話。你越往上爬，水聲也越大，山這麼高，山上的水是從哪兒流下來的呢？這是個挺有趣味的問題。如果坐下來，閉上眼睛，聽聽看，水流的聲音給你的感覺又不一样了。

站在山腰，隨便你往哪兒看，仔細的去觀賞，你會驚奇地發現，山上的一棵樹、一根竹子，或是幾片落葉，它們在的位置，是那麼好，那麼恰當。不管它是東倒西歪的枯樹，還是野花雜草，都覺得很美，像是誰精心安排好的，是故意把樹枝折斷，把葉子撒了一地。

你可以把眼睛當作照相機，遠望近看，把山中的景色，用眼睛「切」成一塊一塊的小方塊，每一塊都是一張美好的畫，一層一層的梯田，是一幅圖案畫；谷中的雲煙，是一幅中國水墨畫；錯綜交織的樹林，是一幅現代畫，隨你想，隨你看。但這種樂趣只有懂得「停、聽、看」的人，才能體會其中的樂趣。